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西园记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新华出版社

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 第二辑

园记

陈维光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园记/ (明) 吴炳原著; 陈维光编写.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8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2)

ISBN 7-5011-4001-4

I. 西… II. ①吴… ②陈…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550 号

前 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努力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果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艳阳三月天，杭州西湖的一池春水如浓浓的绿酒，湖水轻轻地拍打着湖岸边的碎石，不时地飞溅起银珠一般的浪花，发出轻脆的“噼噼啪啪”的声响。岸边一株株垂柳在徐徐的微风中摇来摆去……。湖面上，在一片淡绿色的水气中，一阵悠扬、嘹亮的歌声在飘荡：“哪个摇橹哟哪个弄潮？半夜三更落浪曹，姐道那个郎来你水急偏生摇慢橹哎，河深你怎不使长篙？……”

歌声由远而近，仿佛被歌声牵着，湖面上飘来一叶扁舟，小舟在绿色的湖面上划出一道白绸子一样的波浪。小舟上站立着一位使橹的老翁，他穿着一身褐色短衣裤，一头花白头发，老翁面色黑中透红，他一边摇橹，一边唱着。

“老翁好惬意！”听得一声赞叹，老翁停住歌声，寻声望去，只见湖岸上、柳树下两位翩翩少年书生，正在那里向他招手。

“相公莫非要搭船？”老翁问。其中一位答道：“烦老翁载我们一程！我二人欲往湖上游玩一番。”“来了来了！”老翁顺直船头，把船驶向岸边来。临近岸边，老人将船上一根长长的木板搭在柳树根上，随后招呼二人上船。那二人三步两步跨到船中落坐。

这二人中年纪稍长者为夏玉，年纪略轻的名叫张绣林。夏玉是本地杭州人氏。张绣林是位楚国秀才，颇有才华，人

称他一目十行，援笔立成，只是时运不济，自小父母双亡，如今已是20岁的人了，功名无就，婚事也没有着落，想起来不免有些心烦。于是他变卖了家中所有，只将些书籍带在身边，也在他孤身一人时无牵无挂地遍访名山大川，既可抒怀，又可解忧，倒也乐得自在。今年春天，他游到武林，偶然与夏玉相逢。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夏玉拉着他一同居住在净慈寺中，二人整日吟诗诵文，说古论今，十分快活。今天一早，二人又一同来游西湖。

老翁摆船摇橹，小舟霎时离开湖岸，向湖面驶去。看见老人身手利索，绣林想起刚才的歌声，不由得对老人赞叹道：“老翁好歌喉哩！”那老翁笑呵呵地说：“哪里，哪里，不过是乡村野调，让相公们见笑了。听口音，相公不是本地人呀！”夏玉答道：“他是楚国的才子呢！”“我说呢，老汉我在这湖上久了，迎来送往的，人也见得多了，一看便知二位是有学问的！”

“惭愧，惭愧，我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罢了！”

“哎，有文有字才可以治理国家呀，就仿佛我这小舟，没有橹，没有桨，寸步难行哩！相公们识文断字，那就仿佛我这小舟上有了橹有了桨，可是要有大前程哩！”

“谢您吉言！”二人说道。那老翁见他二人言语谦和，人又善良，满心欢喜，遂将自己搁在船头上的酒菜拿了来给二人放在座前的小桌上。“二位相公别这么干坐着，我这儿有点浊酒、小菜，若不嫌弃，略尝一尝，权当助兴了。”

张绣林连忙摆手，“这怎么可以！怎么好让您破费！”夏玉拉住绣林说：“老人一番好意，恭敬不如从命。你看看老

翁这菜是西湖上的特产：火烧小鱼，来来，你也尝尝鲜！”老翁笑着说：“这就对喽！你们吃着、说着，我看着听着才高兴哩！我就爱听知书达理的人说话！”张绣林想起刚才老人的歌声，说：“我更爱听您唱的好吴歌呢！”夏玉接上说：“这可不是吹牛，我们西湖边上的吴歌，那是天下有名哩！”老翁又说：“也不过都是些村女、山小伙子的事，登不得大雅之堂。”张绣林不以为然：“我看那些乡村的儿女情，往往倒是真情实感，直抒人间性情，贴近人间烟火，既不矫揉造作，又不虚饰伪装，比那些假冒公允、不顾人性天理的谈经说道强似百倍呢！”

夏玉那里笑得直不起腰，“好你个楚国才子，把大雅之堂的人们都糟塌了！”“嘿嘿！”老翁却一拍大腿，高兴地说：“相公哎，你这话，真真是说到咱们心坎上了，咱们这些老百姓是想啥就说啥，直来直去，说的都是真话呀！”看到老翁如此兴奋，夏张二人也很高兴。夏玉说：“老翁，您今日可是遇见知音了，再给我们唱一首如何？”

“好哇！”老翁兴致很好，清了清嗓子，放开喉咙，“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张绣林吃了一惊，“啊，老翁，此歌乃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刘梦得的《竹枝词》呀！”夏玉笑说：“贤弟有所不知，岂止刘禹锡的《竹枝词》，即是白乐天的《江南好》，孟郊的《游子吟》、李太白的《子夜吴歌》……多啦，都是我吴歌的歌词呢！”张绣林感慨：“真想不到，这些大诗人们的杰作，竟然流传如此之广。”老汉更得意了，“我说也是，大凡有学问的人，他总能和老百姓想到一起，所以咱百姓们自然也敬重他呀！”张绣林点头道：“老翁之言虽质朴，

却发人深省啊!”

夏玉笑他，“你不要只顾了深省了，别忘了，咱们可是来游西湖的呀!”张绣林说：“是啊，古圣先贤多少人都赞西湖之美，”夏玉逗他：“今天你也来赞赞吧!”绣林摇头：“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是李太白在黄鹤楼前说过的，你今天用来，倒也使得，”夏玉说：“不过眼前这清酒、鲜鱼、这岸柳轻舟、吴歌秀水，还有那——”夏玉指湖岸上隐隐约约的红男绿女，“美女如云，前人也未必尽享其妙，你我还是有福之人呀!”

说话间，天上飘下濛濛细雨，绣林伸手接着雨丝，兴奋地说：“新春喜雨犹如天赐佳酿，这花云柳雾更让人如醉如痴，你再看那远远近近的雾里山峦若隐若现恰似袅袅婷婷一佳人也!……”

夏玉手抹一把落在眼睑上的雨珠，对老翁说道：“老翁，这雨紧了，你看我们该到哪里避一避?”老翁笑答：“莫慌，莫慌，老汉心里有数，你看前面不远处，就是湖心亭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离湖心亭还有几步之遥，一阵风吹来，小船打了个趔趄，船头忽地偏斜，在原地打了个转，老翁不慌不忙，一边将橹顺直，顺势让船转回原位，一边用力压橹，驶船直向湖心亭去。这时风大了，水面起了些浪头，小船在风浪中起伏着。

突然，从上游、小船的侧前方开过一艘大船，那大船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径直撞向小船，幸好老翁手疾眼快，将小船顺向外侧。只听“咣当”一声，大船与小船并肩靠在了一起。夏张二人亲身经历这一场惊险，不由得说了一声：“好险呀!”夏玉手里捏把汗，他知道，若不是那老翁力挽船

头，少说也要把小船撞破、撞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绣林心中气忿，“这是什么人的船，怎么横冲直撞呀，咱们和他们理论理论！”老翁叹了口气，“快不要说啦，你没见那是有权有势的官船呀！咱们赶快躲吧，惹不起呀！”

老翁边说边顺直了船头，才要走开，却听见一声大喊：“哪里逃走！”只见大船船头，一凶恶家奴挺胸叉腰正在喝喊，“撞坏了我家官船，你还想溜走呀！”说话间那人跳上小船，一把扯住老翁的衣襟，厉声喝问：“你也不睁眼看看，咱这是谁家的船，啊？谁不知道咱是杭州城有名有姓、管天管地、天地都管不着的王公子呀！”

张绣林忍不住上前说道：“这位大爷，刚才湖面上突然起风，是您们的大船顺风压下，直撞这小船，若不是我们船家手快，这小船恐怕早已被你家大船撞翻，怎么却说是小船撞了你们的大船呢！”那奴才没想到还会有人与他争辩，更狂妄了，一指张绣林，“呸！胡说！谁要你来多嘴，也难怪，你怎么知道我王大管家的厉害！你去打听打听，可着杭州城，无论咱家与谁有争头，说话也得咱先开口。你看看，你看看，这大船让你们撞坏啦！人都给吓着啦！我们这船上用的全是金杯、金盏，也全没啦，一准是你趁乱偷去了！”

船上又一精瘦的男人站了出来，几声冷笑，“嘿嘿，小老儿，你说吧，咱们是就地私了呢，还是让我们扣了你的船，拿上你去见官府呀！”

老翁一见，忙向夏玉求情：“相公救命呀！”绣林气愤，还要说什么，夏玉拦住他，随手从袖中拿出些碎银子，扔给那奴才，“去吧去吧，”那奴才还要说什么，夏玉说：“你也不要这么凶神恶煞的，我又不是不认得你的主子，改天我到

你府上说来!”

那恶奴取了银子，嘴里还念叨着：“这位爷倒有些面熟似的，看在他的份上，这回算放了你小老儿，下回再遇见我，有你好看的!”恶奴登上大船与那精瘦男子说笑着。这边，老翁连连向夏玉道谢，“多谢相公，让小老儿免了这一场大难，要不然，我这一家人，唉……。”夏玉道：“老人不必难过，天理自有公道，咱们不和他们争执，免得生闲气。”绣林心中不平，“夏兄，这人如此无赖，究竟是什么人家呀?”

夏玉说道：“此人乃锦衣之子，名叫王伯宁，大字不识，吃喝嫖赌样样精，人们把他的名字去了个偏旁和字头，都叫他王白丁。”绣林不满地说：“天道不公，竟让这样的人横行霸道!”夏玉冷笑，“不公的事多啦，就这么个王白丁竟然也捐了个秀才呢，要不然我怎么也认识他!”绣林说：“咳咳!你我竟与此辈为伍，真乃奇耻大辱!”

张绣林把个王白丁恨之入骨，谁知几天后，他们竟然同桌共饮，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二

自从那日张绣林与夏玉二人游西湖逢雨，又遇那无赖狂徒王白丁和家人以后，便把一腔游山玩水的兴致全打消了。每日里静坐书馆，习文念书，两人不时地议议诗情书理，倒也清静。夏玉的家在城里，这一天家人来请，说是夏老太太身子不爽，想见见儿子，让他回家住几日。夏玉是个孝顺儿子，听了便向绣林道：“少陪。”随家人去了。

一连几天，张绣林一人坐在书案前，白日里他看书，书看他；到夜晚一盏孤灯，踱来踱去，只是他一个人的身影。等到夜深人静时，他越是难以入睡，越是不时地听到寺院里钟声鼓声，更让他觉得衾被冷飕飕的，寂寞孤独紧紧地包围着他。唉，这天涯孤旅的行程何时是个归宿呢！

年轻的书生他并不贪恋父母的怀抱，可是他却盼望有个温馨的小家，有一位可意的妻子。说到妻子，张绣林也不知道她该是个什么样子，但在意识里，他朦朦胧胧地以为：她一定很好，怎么好？或许她像西湖水一般娴静；像湖岸垂柳一般婀娜；如桃花一般娇艳，啊，不，不能太艳丽，如同写文章一样，绣林从不喜欢浮华。作为他的妻子，她要美而不艳，丽而不俗。人说是才子配佳人，自己也被人称才子，可佳人呢，你在哪里呀？眼前是模模糊糊，未来更是一片混沌……就这样，伴着钟声鼓声、风声雨声，张绣林做着他自己的梦。

这一天清晨，几只喜鹊掠过窗前，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张绣林被惊醒。久在江湖流浪，四海为家的他对于喜鹊的叫声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遇到家乡的亲人一样，他高兴地披衣起身，推开窗子，一阵松柏青香夹着潮润的空气扑面而来。“噢！好清新！”绣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顿觉神清气爽。啊，我也该出去走走了，他想。

在离净慈寺不远的地方，张绣林雇了一匹马，那马儿一身黄褐色皮毛，虽不很壮实，但也精神。马夫扶张绣林上了马，又把缰绳递到绣林手中，问道：“相公，欲往哪里游玩呀？”张绣林说道：“我非游玩，只是游山而已，但凡游人众多、喧嚣热闹的地方都不要去，咱们只往那些山奇石峻之处，或荒墟古墓之所，只要马儿走得去，你只管走就是了，我不会亏待你的。”马夫心中暗自琢磨：这位相公看上去眉目清秀，一副斯文的样子，却偏偏愿往那人迹不到的地界去，真是天下之大，什么人也有啊。好在他也不过是挣几个脚钱赡养家小，雇主怎么说他怎么应，因此，他就避开大道，专捡那无人行走的偏僻小径向西山而来。

路越走越窄，马儿也磕磕绊绊的，马夫心疼他的马儿，有心劝阻张绣林不要往前走了。他仰着脸儿对坐在马背上的张绣林说：“相公，相公！”可张绣林只顾歪着头向前边看着，对马夫的呼唤全然不觉。“相公，我说！我这马儿怕是要走坏了！”那绣林一点没听到马夫的话，却兴奋地说道：“你看看，这马儿也识得这好景致呀！快看！真难为造化如此神奇！看那边幽谷中，悬崖间，一道飞泉从天而降，再看那，五色花儿争奇斗艳，真乃奇绝！人间竟有如此佳境！唉，可叹你锁在深闺人不识，亏得今日马儿识途，我张绣林

确是有福之人呀!”边说边双手拜揖，看着张绣林那手舞足蹈的样子，马夫心中觉得好笑：一个野山野景，有那么几道水流子有啥稀奇！倒好像见到了天上的仙女似的。

“相公！”马夫又高声呼唤，张绣林顿时从痴迷中醒来，“你唤我何事？”马夫笑道：“相公如此爱见这山水，我看您不如下马来走走，倒也看得真切些。”绣林一边答应着，一边忙不迭地跳下马来。“你不说我也要下马的，如此好景致，走马观花岂不辜负了它。”马夫心中更觉得可笑，我明明是心疼我的马儿，他却当我是他要他下马看花。

马夫牵着马儿在前边走，张绣林自己找了根粗树枝柱着，一步一踉跄地跟着，他走走停停，时不时站住，凝神远望，心中暗想：人都说西湖若西子，喻之为美女，依我看么，这山倒像是一位眉目清秀的才女，比西子更多几分聪颖、文雅。世人皆羡慕西子美貌，可我更愿意与你终生为伴呀！说着，他向对面山上的飞泉深深一揖，“啊，娘子！”此言既出，自己也被吓了一跳，禁不住耳热心跳，抬眼望望前面的马夫，幸好那马夫只顾低头择路，并不理会他的自言自语。

“相公！”马夫在不远处的山梁上招呼他，“你来看，这前边有了人家哎！”噢？张绣林吃了一惊，居然天下还有如此爱山爱水之人，竟然早早地在此安家落户了！看来，与山水为知音者大有人在呀！“是吗？我来看看。”说着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赶到马夫跟前，顺着马夫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的缓坡之上，依山坡蜿蜒着一段青檐粉墙，果然是一座院落。

“走呀，我们去看看，是何等人家！”此时的张绣林反倒

走在了马夫的前边，他沿着一条窄窄的小路走到坡底，坡底有一条缓缓的溪流，溪水清清灵灵，溪上有一竹桥，过桥便有一条石板小路。沿小路走去，就看见粉墙之间，一座小巧朱门。张绣林放慢了脚步，走到近前，那门儿紧闭着，门上有一黑漆匾额，上面两个字：西园。

张绣林暗想：既是园囿，为何白日掩门？待我敲敲门，他想着，便轻轻地叩响了门环。叮铃铃的门环声在这山林间听起来格外轻脆。不一会儿，听见门内有脚步声，“是何人到此？”随着一声问，两扇朱门吱呀呀地打开了，一位老园公模样的人站在门里。

“噢，是位相公，您有何贵干？”“啊，老人家，学生四处云游，遍访山林，今日偶然走到这里，不知这空山中怎么就建了这座西园？还望指教一二。”绣林恭恭敬敬地说。

“您说这园么？我家老爷生性好僻静幽雅，因此在这偏远冷落的山林中，建造了这所园林房舍，是自家人在此居住的呀！”

张绣林明白了，这原是一位老员外的居所。“老人家，可否容我到园中浏览观赏一回？”“这恐怕不太方便吧！”老园公不大情愿。张绣林从袖中拿出些铜钱来，捧在手中递给老人，“这一点点给您做个酒钱吧！”老园公收了钱，“也罢，你进去吧！”绣林正要向里边走，老园公说：“你可不要攀折花木呀！”绣林应道：“我明白。”又对走过来的马夫说，“你拉着马儿在这门外等着我。”马夫蹑着脚向园里张望，口里叮嘱道：“相公，你可要早些出来呀！”

进得园来，只见绿树掩映，曲径通幽，一阵阵花香扑面而来，偶尔有蜂蝶从眼前飞过，耳朵阵阵莺声燕语，细听还

有淙淙水声……。张绣林心想：看来这园子的主人定然是气质高雅，很有情趣，你看这空山野林经他这一调理，就仿佛是一块精雕细刻的美玉，更增加了多少让人寻味的妙处。他沿石子铺成的小路向前走去。

忽然园子里有人呼喊：“老园公！老园公！”那老人忙应道：“我在这里！”里边的人说：“老爷呼唤你去做事！”老园公边应着“来了！来了！”，边匆忙往里边走去。走了几步，又返回身来对张绣林说：“相公，您自个儿慢慢地看吧。从这儿走去，转过这几个廊子，那儿有座红楼，您走到红楼那短墙下可千万止步，里边就是内宅了。否则老爷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

张绣林点点头，“是了，是了，我绝不给你找麻烦。”老园公笑了，“这就好，这就好，咱们各行方便，我去了。”绣林望着老园公的背影，暗暗好笑，“我不过是游赏景色，他却这般小心翼翼。”

绣林走着，转过一座嶙峋山石，走上回廊，却见回廊绕着一弯绿水，水边堆着些怪石，石边栽着几株梨花，几朵白色的花瓣飘落在水上，那花儿依石傍水，一副娇媚的样子，仿佛偶然间来到水边的闺中女儿，正在窥视自己映在水中的倩影。张绣林看得呆了，他惊奇：难为这园子的主人他怎么想的，竟让这景色如同多情的人儿一般。见景生情，张绣林看着，禁不住心中顿生出多少柔情与爱恋来。

看石看水，赏花赏树，就连那刚刚绽出花苞的一丛牡丹也让他痴迷了一阵子，不知不觉的，竟是几个时辰过去了，张绣林却毫不知晓，他信步走来，眼前豁然开朗，仿佛一片红云，原来是一座红楼在眼前。他看那红楼虽不很高大，却

也是飞檐斗拱，画栋雕梁，加上楼下依托着曲曲弯弯的粉墙，掩映在绿树繁花之中，倒显得明快敞亮，一派富丽景象。

果然是好一座红楼，看来园中主人非等闲人家。再看墙下门儿紧紧关闭着。园公叮嘱过不得走近红楼，想说的就是这里了，我也只好止步不前了，绣林想。

走到这儿，张绣林觉得确有些疲倦了，这大半天来，爬山越岭，又在这园子里游来转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他看到身旁一棵大树，树下有些干松的青草，心想，我不妨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回去也不迟。于是他坐在树下，背靠着树干，一时睡意朦胧，不一会，他竟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什么东西打在张绣林的额头，他猛地惊醒了，揉揉双眼，一霎时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他低头看见地上有一束梅花，心中一惊，哦，他记起自己正在游西园。他拾起地上的梅花，正要寻问，忽听红楼上有人说话，“哎呀呀，它掉下去了！”这声音直似燕语莺啼，张绣林不由得抬头望去，只见红楼上，朱帘拢起处，恍惚一张秀丽的脸庞，原来是个女孩儿呀！

绣林定睛凝神望去，那女孩儿似乎也看见了他，绣林看到那一双如秋水般清丽的眼睛，竟像有许多话儿，目光中分明有几分惊奇，几分羞涩，几分哀惋，几分忧思……张绣林看得痴了、呆了，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心里默默地念叨：她，莫非是九天上散花的仙女？她还是瑶池飘游的神姬？她，她是谁呀？